

# 成都行纪

□李雪峰

## 我是个吃货

无须掩饰,成都就是吃货的天堂。

即便是入住的酒家,也会在你的床头挂一块小黑板:来到了成都,起那么早干嘛,睡个懒觉,不必为了美食而着忙,周边都是正宗的小吃,比如伟伟鸭脑壳、双流老妈鱼头、冒椒火辣、肥肠粉、冒菜等等。

的确,出了酒家,拐一道弯儿,就看到街角处有个“白记肥肠粉”,大碗十五元,小碗十块,觉得分量不够可以再加节子(小肠)。如果怕上火就来一份青菜,青菜是另煮的,另碗盛放,可以蘸着肥肠粉吃。我要了个小碗,汤色鲜亮,辣椒红艳,入口一尝,肥肠香而不腻,粉条软滑带着嚼劲,地道。再佐之刚出炉的锅盔,外焦里嫩,真是绝配。

再往前走,街道两边林林总总,什么陈麻婆豆腐,什么钵钵鸡,什么跷脚牛肉,目不暇接,全是美食。肚子里食欲翻翻滚滚,催我一路向前,本来计划的景点旅游时间,让各种吃就占了大半。眼瞅着快到杜甫草堂了,可气的是路边愣是杵着一个“乐山钵钵鸡”,食客里三层外三层,人声鼎沸,于是赶紧凑上去,点了一盆子串串,坐在路边意兴盎然地吃;静谧幽深的文殊院,对面恰好就是驰名成都的洞子口张老二凉粉,五十年老店,甭管您来自何方、身份如何,过了饭点呀绝不伺候,那也只好委屈文殊院,您先等一会儿,咱们先去弄一碗甜水面尝尝。

成都的小日子,不是在吃

美食,就是在去吃美食的路上。

酒足饭饱之后,就是坐而论道。紧挨着文殊院就是一个茶馆,煮茶女子十几个,个个一袭白衣,身材娉婷。葱茏绿树之下,大家席地而坐,白衣女子居中,为游客煮茶斟茶,大家天南地北地侃。鹤鸣茶社是成都主城区历史最悠久、影响最大的茶馆,老茶客很多,只要一出太阳,院子里就摆满竹椅,老先生、老太太们在这里打牌、看书、打瞌睡,云淡风轻地喝一晌午茶,消磨时间。

雪沫乳花浮午盏,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我也参与了论道。去往宽窄巷子的路上,身边两个年轻人一边吃着串串,一边聊起人生:“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。”不过,俩人说到四十就卡了壳。我顺口接上去:“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纵心所欲不逾矩。”

食物的背后,都是社会文化心理。比如成都,山高水深,天府之地,遍地珍馐,你打你的仗,我打我的麻将,任你战火纷飞,我总是岁月静好。这不是罪过。

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读圣贤书不是为了背负,不是为了受累,人生同样如此。

成都人对此理解得极为深刻。所以才有了“少不入川、老不出川”的至理名言。

## 不搭的诗人

草堂太清幽,小径太蜿蜒,竹子太青翠水绿,空气太湿润,诗词碑刻太多,伸手一

抓,掌心里都能拧出诗句来。

对杜甫最初的印象,来自初中课本里的《春望》,诗句旁边配着插图,诗人脸颊瘦长,颧骨突出,满面愁容。

759年,为避“安史之乱”,杜甫携家带口,自陇入蜀,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。四年之后,失去友人帮助的他又携家带口告别成都,流落荆湘。

也许,当年杜工部是急切的,急切地入蜀,急切地想当官,一生颠沛流离,居无定所,美丽的浣花溪也消解不了诗人的饥饿与愤懑,于是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横空出世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

对此,我宁愿理解为一种急切、无奈和悲愤。

安坐在草堂的一隅,翠竹在头顶为我搭成一处天井,白云在天井里游弋。细细冥想诗句里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艺术张力,这需要慢慢的节奏。

喝一杯竹叶青盖碗茶,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,我看见诗人满面愁容,脸色憔悴,眼睛里全是化不开的郁闷。身上没钱却喜欢吃价格不菲的鲈鱼脍,想当官却无人力捧,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……

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

这与成都的画风是不搭的,这里不适合急切,这里没有行色匆匆。

杜甫的愁容太深,李白的豪气太重,和成都都是不搭。

## 骄傲的画师

暮春时节,成都绿树葱



茏,杂花生树,蝴蝶翩然起舞。

吃完小龙坎火锅,嗓子都腻得化不开,赶忙趑进附近的百花园喝茶小憩。

碧绿的青城雪芽在玻璃杯里上下翻飞,清风时不时穿过凉亭。这时,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画师走过来,询问我要不要作画,我欣然应允。

“请问您是美院的老师还是美院毕业?”

画师只顾盯住我的脸庞观察:“不是美院毕业的。”

“那您怎么掌握的这一门营生?”

“我就是喜欢。”我要和这个成都人好好聊一聊。

我问他什么能代表成都?

画师从画板下抬起眼睛:什么锦里,什么宽窄巷子,什么喝茶掏耳朵,那都不是成都,那都是土包子和外地人把我们成都搞乱了。我们成都很安静很洋气的,地道的成都

人都多才多艺,对音乐美术耳濡目染,小时候都是背着大提琴拿着画笔学艺术的。现在的太古里给搞成了商业街,乱哄哄的,以前可是学艺术的好地方。

你问我现在哪里能代表成都?杜甫草堂和武侯祠才是成都。

我说,可不可以这样说,成都乃至四川,是中国的后花园,有这样一个丰盈的后花园,让所有奔波的国人感觉踏实。既然是后花园,肯定宜居,既然是后花园,肯定是把自家的好东西都摆放在那里,尽情把玩享受。您感到气不顺的,是老成都与新成都的碰撞。您感到惋惜的,是成都的文化名片。

安静的百花园,和画师聊了一个下午,一杯雪芽由浓变淡,意境却由淡转浓。

试问成都好不好,微笑,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

# 陪老母亲聊天

□赵西成

会儿也不行。因为住的还是20年前建的老楼,没有电梯,下楼必须扶着楼梯扶手,散步借助小推车。

要说,老母亲身体的大部件都没有什么大毛病,牙齿也都完好,耳朵也不聋,但是从前年开始,她却忽然有点儿糊涂,今年更加严重了,往往早晨吃什么饭,晚上就能忘记,头天家里来了客人,第二天都记不清。也曾带她咨询过医生,说这样的情况属正常现象,是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,脑萎缩所导致的。

因为白天要上班,晚上,如没有特殊事儿,我一般都到老母亲那儿,用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,去和她拉拉呱,用我和一些弟兄们的话来讲是“去问安”。

其实,和老母亲拉呱,也没有多少稀罕事儿。一般都是我把自己在电脑、手机及单位听到、看到的一些事和她说一说、讲一讲。

她却不同,说的还是几十年前老家的事情,还是已长成彪形大汉的孙子小时候的事例。一句话,昨天说了,今天还说,明天继续说。有时候,一件事只有我当天在她那儿,就连着讲好几遍。因为糊涂,她还经常把恁奶奶、恁二婶子说成咱奶奶、咱二婶子,把春天说成该收麦子啦,把刚刚过去的春节忘记了,问:又该过年了吧?

去年,在外地的侄女打电话问候她,座机是我接的,我故意与侄女串通好,说是我堂姐打来的。

侄女也模仿姑姑的语气和她说话,问她身体、生活怎么样?足足有十多分钟,愣是没有听出来是谁,把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最后,真相大白,老母亲将我和侄女都骂了一顿。

老母亲虽然糊涂,但我的生日却记得清清楚楚,讲起她孙子头头是道,说起身上穿的衣服谁买的如数家珍,老家的邻居也记忆犹新。因为老母亲的糊涂,觉得她新添了几分孩子般的可爱,家中也新添了许多欢声笑语。

到老屋,看老母,听她讲老事儿,是一种享受。虽然我也年近半百,但我还有老母亲,在她眼里我就是个孩子,我还可以让她摸摸我冰凉的脸颊,还可以让她闻闻我出汗的脚。我,是幸福的!

我和老母亲虽然在一个小区住,但却不住一幢楼,她跟哥哥在3号楼,我在5号。

算来,老母亲年龄也不算小了,今年83周岁。说起来,她这一辈子也没少受苦。父亲兄妹4人,他是家中的长子,又被推荐出去工作,爷爷身体不太好,奶奶是裹脚老太太,所以家中的累活、重活都是老母亲干,从早起到井边挑水,再到磨坊磨面,生产队上晌再去干

活,整天忙忙碌碌,挖河、修堤,犁地、打场,什么活儿都干过。实行责任制后,虽然日子过好了点,但哥哥去当兵,我在上学,家中的活儿还是母亲一个人干。后来,我们兄弟都参加了工作,母亲也进了城,可好日子没有几年,2002年,刚退休的父亲却因病去世。

可能是年轻时候劳累过度的缘故,这些年,母亲的双腿开始疼起来,不能走远路,连站的时间长一